



右一裘盛戎饰包公，左二李多奎饰吴妙贞

竭忠尽孝，情义两全

——京剧《赤桑镇》的诞生

文◎张 印

1961年初，全国各京剧院团都在挖掘老戏、创编新戏，以精品剧目喜迎中国共产党建党四十周年庆典。北京京剧团（现北京京剧院）也在积极准备献礼事宜，该团名净张洪祥贡献出一批自己珍藏多年的剧本，其中包括《铡包勉》。经过团里编导组精心整理，又由著名编剧王雁根据秦腔传统剧目改编加工，筹备创排一出《赤桑镇》，与《铡包勉》连演。使全剧结构更为严谨、主题更加鲜明。这一创意汇报后得到市领导的肯定与鼓励，最终确定由裘盛戎和李多奎联袂，而该剧也作为北京市庆祝建党四十周年的重

点剧目。

京剧《赤桑镇》情节续接《铡包勉》，讲述包拯奉旨陈州放粮，临行前侄子包勉到长亭相送。当包拯得知身为萧山县令的包勉竟然贪赃枉法，查实证据后忍痛将其按律问斩，并下书合肥县告知嫂子吴妙贞。吴氏闻讯赶到赤桑镇与包拯争论，怒斥他忘却兄嫂养育之恩，责怪他依法办事，没有法外施恩，才使自己痛失爱子。经包拯再三劝慰，殷殷恳求，晓之以理、动之以情，最终得到吴妙贞的谅解支持，叔嫂二人相敬如初。

此剧改编后重在描写角色的情感纠葛，

不仅增强了包拯与吴妙贞之间的矛盾冲突，而且突显了二人“明是非，主正义”的人性光辉。在传统剧目中，清官戏、公案戏一直深受观众喜爱。尤其是京剧舞台上，以包拯为主角的剧目很多，被称作“包公戏”，如《铡美案》《铡判官》《砸銮驾》《打龙袍》等，这些剧目都表现了包拯刚正不阿、执法如山、不畏强权的一面。《赤桑镇》的改编创排，又进一步丰富了这一人物的性格和形象。

早期京剧舞台上曾有过一出花脸戏《铡侄跪嫂》，是根据地方戏梆子班的演出改编的，名净何桂山擅演，但不见精彩，后来渐渐失传，连有“十全大净”美誉的金少山也只会“铡侄”，不会“跪嫂”。据说戏里包拯“铡侄”时穿黑蟒，“跪嫂”改换白蟒，示素服赔情。所谓“铡侄”即《铡包勉》，此戏见于清道光四年庆升平班演出剧目之中，说明其渊源已久。但它的文本是有缺欠的，北京京剧团这次改编，把包拯“铡侄”的内心世界表达得更深刻，包勉贪污受贿的事情揭示得自然巧妙，又将《铡包勉》和《赤桑镇》两折戏连演，合二为一，故事也更为完整。

虽然时间紧任务重，但团里主创人员都显得很积极，群情振奋。当时年过花甲的李多奎接受任务后心气儿很高，表下决心：“咱要向裘头儿（裘盛戎时任副团长）看齐，他几天，我就几天，别因为我误了献礼的日子。”李多奎当时患有高血压症，病情较重。他为了保证准时交出高质量的作品，闭门谢客，抱病服药，废寝忘食。一个人吃住在家宅后院的小二楼上，背词的同时，边

拉胡琴边哼唱腔，反复推敲琢磨，借鉴过去演出的传统剧目《滑油山》《游六殿》《斩浪子》《徐母骂曹》中的部分唱腔，进行重新设计加工。这出戏定由谭世秀司鼓，汪本贞操琴。李多奎经常与汪本贞研究到深夜，最终只用了八天时间就完成了背台词和唱腔设计，这也让舞台合作者裘盛戎非常感动，响排的时候连连拱手称谢：“二叔，时间这么紧，太难为您了！”

《赤桑镇》篇幅不大，却是非常吃重的一出戏。剧中矛盾冲突变化跌宕起伏，角色内心思想斗争复杂。主演李多奎与裘盛戎认知相通，达成共识，遵循传统唱工戏的规律特点进行加工，以唱腔驾驭全剧。唱在唱工戏里起着主导作用，它不仅作为重要的抒情手段，还更多地代替了有节奏的念白，有舞蹈的表演，甚至代替了锣鼓的枢纽作用。所以一般的唱工戏里，念白少，身段少，舞蹈少，为唱工腾出了更广阔的篇幅。传统剧目中常见的唱工戏，如《二进宫》《三娘教子》《白良关》都是如此。观众在欣赏声腔之美的同时，明晰剧情的推动发展，接受人物的思想感情。

《赤桑镇》里的唱段很多且较为集中，老旦与花脸有多处对唱，西皮和二黄板式穿插转换，双方既要考虑自己的技巧发挥，更要兼顾全剧唱腔布局设计，注意给对方留接口。角色情绪过渡不能生硬，声腔要时刻符合人物的思想变化，这样的对儿戏在旧剧中全无参照，创作难度可想而知。

全剧虽然是三场，但真正见戏的是在第三场。这一场，叔嫂会面，通过两个人物的感情与理智冲突，表现了是非善恶观念与伦



裘盛戎饰包公

理道德观念的剧烈斗争。一边是吴妙贞“我愈思愈想气往上撞”，另一边是包拯“劝嫂娘息雷霆弟有话讲，且落座细听我表诉衷肠”。也正是包拯的一番话，结束了舌剑唇枪的激烈争辩，转入平心静气的说服劝慰：

“……小弟自幼被爹娘抛弃，多蒙兄嫂抚养成人。如今养育之恩未报，谁知包勉贪赃枉法，国法难容，私情难佑。还望嫂娘宽恕小弟！……”接唱[二黄二六]“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”，唱与念白血肉相连，念白使唱工得到充分发挥。

通过唱工，表现了包拯“铡侄”后的心理波动，面对嫂子的盛怒悲愤而婉转陈情、据理相辩，在感戴哺育之恩的同时，阐申自

己公私分明的立场，提到曾受嫂嫂训教做了清官，争取得到谅解宽恕。通过唱工，也表现了吴妙贞见到包拯时的眦裂发指，斥责他忘恩负义，逐渐冷静下来之后，倾听包拯的苦衷和劝说，才慢慢彻悟，但又感到暮年丧子、晚景凄凉，直到包拯表示愿替侄尽孝，终得慰藉。这些复杂曲折的思想感情，都是通过唱词的安排表达出来的。适当地运用唱腔，发挥唱腔，没有丝毫的花哨卖弄。使观众怡心悦耳，荡气回肠，觉得正是剧中人在思想感情转折变化处自然地抒发和宣泄。这恰是符合了唱工戏的创作规律。

《赤桑镇》在音乐方面涵盖了西皮中的[导板][散板][流水][三眼][二六][快板][摇板]等诸多板式，后半部又转为二黄的[碰板]和[原板]等，真是声腔丰富多变，设计精美绝伦。更重要的是结合剧情、贴切人物，加上两位艺术家声情并茂的表演，使角色鲜活丰满，令人闻之动容、为之赞叹。《赤桑镇》让观众们看到了一个有亲情、有苦恼、有原则，更为鲜活的包拯形象，不仅故事感人至深，而且唱腔优美动听、表演细腻真切，其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。

上世纪50年代中期，中国京剧院也试图改编这个故事，曾由赵文奎和王玉敏演出，但反响平平。而其后北京京剧团整理改编的《赤桑镇》，以其发人深省的主题，简练集中的结构，带有哲理的唱词及优美动情的唱腔，却取得了艺术上的成功，受到广大观众和戏剧界同行的热烈欢迎，成为裘盛戎、李多奎晚期代表作，久演不衰，传唱至今。

《赤桑镇》与旧本的最大区别在于，删去了剧中原有的丞相王延龄奉旨前来的一

组处理。旧本中包拯只是一味赔罪、小心服侍。吴妙贞则对包拯不肯宽恕，最终还是赖以丞相王延龄赶到，奉圣旨钦封吴妙贞为“淑慧夫人”，赐予“官诰一副，拐杖一根”，还命包拯“叔代子职，以尽孝道”，才稍许缓和了冲突，全剧在吴妙贞一片悲戚的哭儿声中结束。《赤桑镇》删去了这一情节，既注意表现包拯对嫂娘失子后的极大同情，又注意表现了包拯除恶务尽义无反顾的情操，而不是像真的做了什么亏心事，任由斥责、啜啜连声。经过改编以后，吴妙贞不仅是一个只知管家课子的贤妻良母，还是一个知书达理、深明大义的人。从来到赤桑镇后初见包拯时的愤怒，到经过一番劝说逐渐觉醒，由绝望变为宽慰，转为对包拯的赞许和支持，一系列复杂的心理状态表现的层次分明、细致入微，大大提高了剧本主题思想水平和艺术表演水平。

在《赤桑镇》剧中，包拯对嫂娘以礼相待，深知吴妙贞老来丧子，必定极度悲伤愤怒，但只要讲明道理，嫂娘终会谅解自己。因为“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，金石言永不忘铭记心房”。包拯身上的美德，很多就是吴妙贞性格中的美德的反映，很多都是吴妙贞嫂代母教的结果，对此包拯十分清楚，非常了解嫂娘的为人，所以才用“未正人先正己人己一样，责己宽责人严怎算得国家栋梁。小包勉犯王法岂能轻放，弟若徇私上欺君、下压民，败坏纪纲，我难对嫂娘”，这些话来劝导。当看到吴妙贞既不愿再为难包拯，也不愿孤单终老，哭得泪如雨下，想要碰死在赤桑时，他叫人拿来“孝巾”，表示今后要替侄子尽孝道：“劝嫂娘休流泪你

免悲伤，养老送终弟承当，百年之后弟就是戴孝的儿郎。”这段[二黄碰板]唱得感人肺腑，字字情真。然后又进一步寻求支持，“今日事望嫂娘将弟宽放，我还要去陈州赈济灾荒。”让她知道这样做全都是为了严肃国家法纪，让黎民百姓得到幸福。吴妙贞这才释然，叫王朝把酒斟上，向包拯敬酒送行，承认“为百姓公废私理所应当”。叔嫂二人，一个“为黎民不徇私忠良榜样”，一个“明是非主正义贤良高尚”，最终化解怨恨，言归于好。

裘盛戎和李多奎两位大师于1961年5月底，在北京长安戏院首演《赤桑镇》，可谓珠联璧合，相得益彰。公演的第二场还进行了实况录音。美中不足的是，李多奎毕竟年事已高，现场有两处忘词儿的地方。一处是念信时，将“弟往陈州把粮放”，错念成了“弟往长亭把粮放”；另一处是末段[二黄原板]的首句，应该是“此一番到陈州去把粮放”，快起唱时李多奎忽然“晃范儿”，结果前三个字嚼了，连他自己也不知道唱的是什么字，幸好后面及时想了起来，但是“到陈州”唱成了“去陈州”，与后边的“去把粮放”的“去”字雷同了。由于没能重新再录，这份演出资料成为绝版，遗憾也就无法弥补了。其实观众陶醉于声腔的韵味醇厚，对老艺术家演出中的失误并不介意，也能够谅解。首演仍然很成功，反响十分热烈。但李多奎并不满足于此，之后又把这段原板开始处加了两句唱词：“适才闻言语中把你冲撞，你体谅我年迈人失子的心肠”，还编了个很悦耳的大腔儿，再接唱“此一番到陈州去把粮放”。这样就把嫂娘吴妙贞请包

拯谅解其初过激言行的心情更充分地表达出来了。同样，裘盛戎在这场演出中也出现了几处小失误，如果细听能察觉出来，“自幼儿蒙嫂娘训教抚养”的“自幼儿”、“金石言永不忘铭记心房”的“金石言”、“小包勉犯王法岂能轻放”的“小包勉”，都有演唱和胡琴不合槽的地方。与李多奎的精益求精相同，裘盛戎演出后也对《赤桑镇》作了进一步改进。比如[二黄二六]之前的那段念白，实况录音里同时有一段弹拨乐为主的音乐伴奏，裘盛戎认为虽然好听，但还是对念白有干扰，之后演出中就主动要求删掉了。

《赤桑镇》公演后刚过半年，李多奎便因病住进了医院。没有他的合作，裘盛戎也很少再演这出戏。但由于两位大师炉火纯青的表演，有口皆碑的艺术声望，以及该剧音乐方面在声腔结构上的创新，使之成为北京京剧团推陈出新的艺术精品，二人合作的版本也成为流派继承者的范本楷模。这出戏裘盛戎与李多奎只留下这一份录音资料。1962年中国唱片社出版发行了《赤桑镇》唱片，由裘李二人的弟子李长春、王梦云演唱，是更为准确完整的录音版本。另外当时中央广播电台还请于鸣奎和赵鸣华合录过《赤桑镇》。

《赤桑镇》以唱为主，裘盛戎根据包拯的思想脉络、内心活动，创造适合的板式，腔调苍凉沉郁，质朴感人。李多奎扮演的嫂娘吴妙贞，嗓音苍劲挺拔，喷吐有力。二人的对唱字头咬字尾，工力悉敌，珠联璧合。

《赤桑镇》也是裘盛戎最后排演的一出历史故事戏，他在剧中的唱、念、做，都呈现出了高水平。演唱上以声传情、寓情于声、声情并茂，在几个主要唱段中，裘盛戎唱得段

段经典，重情、重韵、重味；念白也是刻意求工，抑扬有致，剧中多次出现了“嫂娘”的[叫头]，但念得各不相同；做表方面身段虽然不多，但做到了“无做之处不做作，当做之处不虚过”。基于对角色性格身份的正确理解，表演得不温不火，恰如其分。

在《赤桑镇》中，包拯面对的是最让人难以割舍的亲情，他铡了自己的侄儿包勉，不仅内心自责痛苦，还要面对嫂娘吴妙贞的责怨怪罪。包拯对国家的赤胆忠心，及对嫂娘的深深愧疚，让观众感到无比敬佩与动容。有人把裘盛戎和李多奎二人合作的《赤桑镇》与他们曾合演过的传统戏《遇后龙袍》相比较，无论从思想性还是艺术性上看，《赤桑镇》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在新中国成立后重新加工改编的剧目当中，此剧绝对是戏曲舞台上推陈出新的艺术珍品之一。北京京剧院至今经常复排演出，成为其优秀保留剧目。

还值得一提的是，《赤桑镇》当年创演时剧团只投入了一根鹿头拐杖和一幅屏风心，屏风的框架还是原来的。剧中吴妙贞所穿用的是李多奎自己私房的团花香色披和绿腰包，裘盛戎扮演包拯所穿用的仍然是《铡美案》里的黑蟒，其他配角如王朝、马汉、家院等，穿的也都是团里原来的服装。这样一出几十分钟时长的戏，演员寥寥数人，创腔排练不过半月，却能一炮打响，风靡南北。说明无论传统的还是新编的，剧目绝不是靠大制作和精包装就能得以传世的，关键还是在于演员表演上的魅力。

（编辑·韩旭）

e-mail hanxu716@126.com